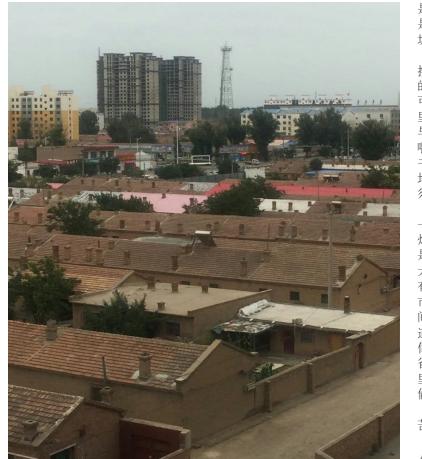


不该遗忘的那些村庄

□卫东



王贵、永成、万泰兴、兴盛、董家营等几个村庄与树林召山水相依,可谓是山中有村,村中有城。可以说这几个村庄就是树林召这座小城绝无仅有的母体。

树林召最早的街道就是现在的新华街和长胜街,据说这两条街道始于这几个村庄的车道,因此很不规则,也不成方向。后来农用车道修建了包东公路,北起万泰兴,沿永来渠修建,从王贵出公路。公路两侧修建了汽车站、旅馆、土产门市、百货门市、五金门市、肉食品门市、粮油门市、第二食堂、理发馆、照相馆、钟表店、邮电局、新华书店、制鞋厂、木器厂、钢厂等等,成为了树林召当时最繁华的一条街。

那时我家住在旗政院附近,一进门就是王贵旁边的田野,树林召所有的街道都与村庄和田野相连,闲暇,人们悠然自得徜徉在田间地头,欣赏红肥绿瘦,雍容雅步于色彩斑斓的世界,到处可见草长莺飞、春华秋实。苍翠摇曳的玉米、波谷荡漾的麦浪、圆润碧绿的玉米,郁郁葱葱的白菜……,睡在枕上就能听到村里的狗吠鸡鸣。那时候,鸡叫三遍便是起床时间。一到秋天,四面八方的车辆川流不息,源源不断。不知哪位文人触景生情,可嗓子喊出了这样一段有代表性的文字:“高头大美的大麦谷台川的煤,柴登达的肉食在白;土豆的粉子白泥伴的瓜,树林召的白菜四处飘。”道出了当年树林召的繁华。

不知从哪年哪月开始,再也见不到红肥绿瘦,草长莺飞,更见不到了村庄的鸡鸣,城市正以惊人的速度一点点吞噬着村庄曾有的热闹与繁榮。

繁荣。

不管是感觉到还是没感觉到,这是近十年的事实。这十多年我们生活的树林召,不知是多少人的一切都在悄悄的改变,不知是生活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生活。昔日我们曾居住过的那一片屋瓦、那一片大院成了曾经的记忆,昔日陪伴我们长大那一片田野、那一片土地和村庄成了梦楼了!

以现代代为特征的城镇化,自然不能拒绝高楼大厦,但也不是冰冷灰暗的水泥森林,而是能割裂历史的横空出世。将城市融入自然,接续传承,既要有现代元素,又有乡村文脉的城镇化才是高水平的城镇化。可惜,我们在城市规划中有了许多乡村的因素和自然的融合及天人合一的理念,丢了乡村,丢了田野,也就也就丢了乡愁。最近,习近平书记在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规划先行,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补农村短板,扬农村长处,注重乡村韵味,留住乡村风貌,守住乡村乡愁。”

唐朝诗人崔颢站在黄鹤楼上眺望汉阳城,“昔人已乘黄鹤去,悠悠碧水共长天一色。白云千载空悠悠,但使双鸿碧水共长天一色。”

时间真的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1978—2018这40年,对于一个60年代初出生者来说,正好是青春年华、黄金岁月。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达拉特大地的时候,这里的天,这里的地,这里的人都焕发出了一种新的精神的气象。沉寂的大地被“包产到户”的号角重重地叩开胸扉,在封闭、苍茫、贫穷的鄂尔多斯高原北麓,奏起了生命的绝唱。银色的犁铧翻卷着层层的沃土,在七彩的阳光下,如同碧波荡漾的浪花,滚动着绿色的希望,而收获着丰厚的希望。

1978—2018这40年,对于一个20岁刚过青年的我正好赶上了一个时代的潮流。40年的学习历练,40年的拼搏奋斗,40年的如歌岁月,渐进花甲也觉得怎么样就匆匆而过了。

回首那40年,心事儿满满,该说的话很多,然而对我来说浓墨重彩的当属一个“书”字。前20年玩玩具书、小学、初中、高中一个阶段也没拉概念,但是学到了些什么?大家比我都清楚,但是学到了文化大革命;初中阶段提高了兴趣,交白卷;1976年公社的“五七高中”让我再次走进了教室,尽管距离高中几步之遥,但那里是我的转折点、里程碑,同时在那块儿不毛之地却生长出了希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自然包括本人在内,在那里,让我们继续走到了我旗的最高学府——达一中,有幸念了一年高三,进而与高考无缝对接。

回首这40年,虽然没有特别成就,但感到也没有虚度。刚参加工作以教书为生,虽然不能说李满天而白归,可还是有一批得意门生在仕途上独挡一面,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相当出色。十五年的教书生涯,我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乡下4年的辛勤积累和锤炼,为我旗的民族教育奉献了11个精彩的年华。我教的感受是:学校是读书育人的地方,这话一点也不假,不过教书和育人是两码事,有的教书是“一把好手”,但育就是“好学生”。党和国家把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未来交给了学校,学校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到了祖国的明天,绝不能掉以轻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好的老师上人受人爱,差的老师上人蒙上一层阴影,我们念过书,对此感受颇深。当然,普通人文还是占大多数,做得很出色教师的究竟少些,如果遇上了,那真的就是终身的恩师,幸亏我这个老师还算好收留了。

勤劳善良的达拉特各族儿女,用勤劳的双手,敲开了幸福的大门。他们用尽的智慧叩开了开放的心扉,他们用拙朴

是我们曾经劳作的那片田野,就是我们儿时嬉戏玩耍的那一片水塘,或是那片草原……

树林召这座城镇原来就是链接乡村的纽带,凡居住在树林召的人,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可说我们的根都在乡村。幼时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乡村相差无几,城镇与乡村泾渭分明,城里人也照样打猪嘴狗,曾记得,放学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背起箩筐,到万泰兴或三顷地这些村庄挖野菜。天黑时分必须弄满一筐才能回家。

那时的市民与农民掺杂其间,一色平房大院,一片屋瓦,一缕炊烟,住的都简陋,城市与乡村不是左邻就是右舍,平和友爱。

一个大院有铮铮的也有铮工分的,有吃皇粮的也有抛土吃食的,城市农村只是户口的区分。吃饭时间一家端个碗围坐在一起,说东道西,其乐融融,孩子像猢狲似的,穿着打着补丁的衣裳,掏粪、上树、跳皮筋,捉迷藏;在树林里玩耍,在田野里挖野菜……

记忆里的乡村或城市,生活清苦,但人简单快乐。如今生活条件虽然好了,不少人家住进了高楼大厦,但却丢了乡愁。可见乡愁是每个人都有的,不管是出在外的游子,还是坚守故土的父母,对家乡那份亲情永远难以割舍。失去了你才知道它的珍贵,本质都是一样的。对于大多数树林召人来说,这些渐将消失的村庄和已经消失的田野留在我们每个人记忆深处的存储卡,是每个树林召人难以释怀的情结。

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树林召,城里的楼房越建越高,人口越来越多,人们的脚步越来越急,川流不息的车辆,喧嚣尘土的声音,躁动不安的欲望,人们忙中逐渐把这座城市的韵味淡忘了,把养育我们的村庄和村庄的田野淡忘了,把供我们父老乡亲遗忘忘了。我不敢想象,再过10年、20年,这些村庄还在不在?如果有一天,村庄真的消失了,我们到哪里寻找我们的根呢?到哪里寄望自己的乡愁呢?

以书相伴四十年

口秉金

时间真的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1978—2018这40年,对于一个60年代初出生者来说,正好是青春年华、黄金岁月。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达拉特大地的时候,这里的天,这里的地,这里的人都焕发出了一种新的精神的气象。沉寂的大地被“包产到户”的号角重重地叩开胸扉,在封闭、苍茫、贫穷的鄂尔多斯高原北麓,奏起了生命的绝唱。银色的犁铧翻卷着层层的沃土,在七彩的阳光下,如同碧波荡漾的浪花,滚动着绿色的希望,而收获着丰厚的希望。

回首那40年,心事儿满满,该说的话很多,然而对我来说浓墨重彩的当属一个“书”字。前20年玩玩具书、小学、初中、高中一个阶段也没拉概念,但是学到了些什么?大家比我都清楚,但是学到了文化大革命;初中阶段提高了兴趣,交白卷;1976年公社的“五七高中”让我再次走进了教室,尽管距离高中几步之遥,但那里是我的转折点、里程碑,同时在那块儿不毛之地却生长出了希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自然包括本人在内,在那里,让我们继续走到了我旗的最高学府——达一中,有幸念了一年高三,进而与高考无缝对接。

回首这40年,虽然没有特别成就,但感到也没有虚度。刚参加工作以教书为生,虽然不能说李满天而白归,可还是有一批得意门生在仕途上独挡一面,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相当出色。十五年的教书生涯,我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乡下4年的辛勤积累和锤炼,为我旗的民族教育奉献了11个精彩的年华。我教的感受是:学校是读书育人的地方,这话一点也不假,不过教书和育人是两码事,有的教书是“一把好手”,但育就是“好学生”。党和国家把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未来交给了学校,学校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到了祖国的明天,绝不能掉以轻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好的老师上人受人爱,差的老师上人蒙上一层阴影,我们念过书,对此感受颇深。当然,普通人文还是占大多数,做得很出色教师的究竟少些,如果遇上了,那真的就是终身的恩师,幸亏我这个老师还算好收留了。

勤劳善良的达拉特各族儿女,用勤劳的双手,敲开了幸福的大门。他们用尽的智慧叩开了开放的心扉,他们用拙朴

战争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的一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表现了爱国主义的重大主题。

达拉特的天是无边的,高远空阔,纤尘不染,一碧万顷。达拉特的地是无垠的,宽广厚重,花繁叶茂,桃红柳绿。达拉特的人是剽悍的,真诚善良,朴实勤劳,激情涌动。他们把黄河冲积平原的沃土侍弄得风儿般鲜活红润,在那一片片沃土上,一遍遍,那承载着绿色的希望。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一点点,一滴泪,精心呵护着绿色的信念。他们用满心的欢悦,一筐筐收获着丰收的喜悦,也收获着浓厚的农耕文化硕果。2007年那个沉寂的金秋时节,组织上决定让我到文科工作,虽然在文科写成了本职工作,进而成了常态,4年间,我要编辑文季刊《长河》,也从不停地为其撰稿。当让位文联主席时,第三本作品集《黄河之吻》已水到渠成了。这本书用李香兰老师诗言里的一段话概括极为准确,她写到:“起笔之初,我们看到了家乡多少弯本意的河弯,听到了黄河壶口惊天动地震耳的涛声,看上了家乡的河段并吞及壶口那么排山倒海地壮观,可是笔锋一转,作用用郭尔斯顿给书中发展“扬眉吐气”精神的世界。亚洲,全国的名流的一系列诗与数字,“包产到户”的号角重重地叩开胸扉,在封闭、苍茫、贫穷的鄂尔多斯高原北麓,奏起了生命的绝唱。银色的犁铧翻卷着层层的沃土,在七彩的阳光下,如同碧波荡漾的浪花,滚动着绿色的希望,而收获着丰厚的希望。

回首那40年,心事儿满满,该说的话很多,然而对我来说浓墨重彩的当属一个“书”字。前20年玩玩具书、小学、初中、高中一个阶段也没拉概念,但是学到了些什么?大家比我都清楚,但是学到了文化大革命;初中阶段提高了兴趣,交白卷;1976年公社的“五七高中”让我再次走进了教室,尽管距离高中几步之遥,但那里是我的转折点、里程碑,同时在那块儿不毛之地却生长出了希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自然包括本人在内,在那里,让我们继续走到了我旗的最高学府——达一中,有幸念了一年高三,进而与高考无缝对接。

回首这40年,虽然没有特别成就,但感到也没有虚度。刚参加工作以教书为生,虽然不能说李满天而白归,可还是有一批得意门生在仕途上独挡一面,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相当出色。十五年的教书生涯,我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乡下4年的辛勤积累和锤炼,为我旗的民族教育奉献了11个精彩的年华。我教的感受是:学校是读书育人的地方,这话一点也不假,不过教书和育人是两码事,有的教书是“一把好手”,但育就是“好学生”。党和国家把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未来交给了学校,学校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到了祖国的明天,绝不能掉以轻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好的老师上人受人爱,差的老师上人蒙上一层阴影,我们念过书,对此感受颇深。当然,普通人文还是占大多数,做得很出色教师的究竟少些,如果遇上了,那真的就是终身的恩师,幸亏我这个老师还算好收留了。

勤劳善良的达拉特各族儿女,用勤劳的双手,敲开了幸福的大门。他们用尽的智慧叩开了开放的心扉,他们用拙朴

诗海拾贝

王长青的诗

故乡行

紫燕低飞绕我行,湖畔陌道步轻盈。
村舍低矮绿杨浓,争艳麦青香荡漾。
果木参天欲破枝,原田展势势无穷。
故乡山水沧桑变,丰收风光大不同。

诗赞羽湖

羽龙湖景柳沟西,万亩青波波荡漾。
荷香碧碧君墓上,而迎库库大沙堤。
流连品鱼羊美,不舍常因水草迷。
醉面轻风心已醉,最看回忆堪堪提。

立秋

骄阳炽热转清良,节令逢今月最凉。
日丽天生稻穗壮,云风习习送芳香。
正临五谷丰渠淮,昼夜虔心尽赶忙。
粒粒果果绿艳硕,春耕耘耘满秋仓。

金秋

天高云淡秋风爽,早晚添衣御凉风。
瓜果脆甜香饮品,杞梁红透酒醇芳。
谷黄熟物金穗掉,玉米丰收鼓鼓敲。
牛壮羊肥颗粒撒,鹏程远眺续辉煌。

故友情

故友别离在远乡,重逢霜鬓道愁长。
两人叙旧缠绵密,饮酒一杯醉卧床。
谈笑今多生多喜,想君盛衰苦空空。
艳阳好景殊无缺,含泪机场睡望星。

